

—— 卅。

# 女婦的就名成功



上海學藝會出版

# 功成名就的婦女

## 羅撒波聶，頑皮的油畫家

羅撒波聶，生來就愛頑皮，和油漆畫。她未滿五歲就現出這兩種天性，直到七十五歲，仍舊沒有把牠們失去。她於一八二二年生於波爾多；那時代一般法國人，對於少女像男孩子般的頑皮，和男人一樣的油畫，以為是越格的舉動。好在羅撒的父親，是藝術家，不但將愛油畫的天才遺傳給她，並且自己用善良的法則，引導她這種天才；他又明白羅撒本來就是放浪無羈，勇敢無畏的性格，所以他總是隨她任意行動。

羅撒當時很需要堅決的勇氣，因她是一個為生活奮鬥，貧寒畫家的長女。她的大弟弟奧古斯德，比她小兩歲；小弟弟名叫以賽多爾，生於一八二七年；此外還有一個小妹妹，名朱力厄特，生於一八三〇年。起初羅撒並不感覺困難，因她家很靠

近田野，她總是跑到野地裏去，忙着畫牛，羊的像。但不久，她父親雷門波聶，由教繪畫所入的進項很少，她母親教音樂所得的薪俸，也是爲數無幾；兩人所賺的合起來，也不敷開支，爲此他們就搬到巴黎去住。在那裏他們雖是到過許多宿舍投宿，但孩子們素來是仔細的人，所以那些到過的舊街道，都有很深的印象，刻在他們的腦海裏。以後他們覺得在巴黎爲生活的奮鬥，比在波爾多更加困難，於是羅撒的母親，祇得白天裏教琴，夜晚就作針線，賺點錢幫助家用；但她因過於操勞，就得病死了，丟下雷門波聶帶着四個孩子，靠那微少的進款過活。當時雷門即將頂小的女兒，朱力厄特，寄託到南方的一位親眷家，將羅撒與兩個兒子，就請住在靠近 Bois de Boulogne 街的喀德麟婦人照管。羅撒與她弟弟雖是已經入學，但她常常逃學，到野地裏去，過郊外生活。

雷門波聶因不忍離開孩子們，祇得又把他們接回去和他同住。先是在那裏雖是貧苦不堪，但他們都聽天由命地在技術室裏過活。後來，家裏添了一位和愛的繼母

，名佩落夫人，她與先夫所生的兒子喜坡力提許多年以後，與朱力厄特結婚。當時奧古斯德與以賽多爾，對於上學，一點問題沒有，但羅撒上學的事，却成爲很難的問題；因她素來是和愛，直率，最不用心讀書的姑娘。她父親和繼母，叫她去試學女成衣匠，作了不久，她又不愛作。他們把她送到女私塾去；在那裏因她善於詞令，同學都很喜歡她，不過她自從到那學校，身體便逐漸消瘦。其實她父親祇要讓她自己在家任意去讀，並將自己的技術室讓她隨時作自修室，羅撒立刻就能很急烈熱心與堅決不移的意志開始油畫。從那時起到她七十幾歲，中間五十幾年的工夫，她總沒有丟棄畫圖的毛刷。

她既有畫圖的自由，便衝動了她另一種天性：羅撒波聶從小就明白動物，也很能與牠們表同情；同時動物也能明白她，與她表同情，這真叫人不可思議！她會解釋說：『你要動物愛你，你必須先愛牠們。』她角樓上的技術室竟成獸苑。波聶家四個人中，沒有一個人，不愛動物與顏料板；他們長大成以後，父親的天才，和

教導有方，都可於他們身上流露出來。有一次，羅撒出門去，她父親寫給她一封信，說到技術室裏動物，和孩子們常一同繪畫。

信裏有一段說：『我們和一切的野獸都好。小山羊叫的聲嘶力竭，身上的氣味也很難聞。松鼠像隱士般地躲到雕像後面，不過早晚都跑出來，現弄牠的本領。芙蓉鳥仍舊唱牠的『三一頌』。梅花雀漸漸地能站起來了。老鼠照常跑來跑去。你用針刺穿的蝴蝶，和許多別的虫類，自從被難以來，到如今還在你簞子裏。總之，凡是你關心的東西，都照常存在。』

羅撒頑皮的性格，和她天才出名的迅速，適成正比例。她一生都現出難壓制的男兒性情，所以她很容易流露出粗蠻，高興地神氣，並且也常穿男人式的短褲子；其實那時女子不可以騎馬，或在郊外散步等舉動。雷門波聶越久越覺得他女兒有天才，爲此他總是盡量幫助她，使得她能發展。當時女畫家雖都是描摹雕刻品，但他却叫女兒到自然界裏去，隨看隨畫。

羅撒十七歲以先，大都是畫山水風景，或是人物；但十七歲以後，她要畫動物的慾望，便膨脹起來。她常帶她的貓到野地去，在那裏整天描畫，午時祇以幾片乾麵包充饑。她父親又叫她到盧甫爾 Louvre 藝術館去，不但學繪畫，並可仔細研究。在那裏監管和參觀的人，內中有許多是著名的藝術家，看她孜孜不倦求學的精神，和繪畫的天才，都受了很深的印象。她是個矮肥的姑娘，前面頭髮梳成四方形，一雙黑而大的眼睛。她愛穿大褲口的褲子，短褂；爲此她的綽號名叫『小驃騎兵』。當時就有人尋着要買她從盧甫爾藝術館所描摹的圖畫，因此她家庭的進項，也逐漸加增。不久，以賽多爾的油畫，和奧古斯德的雕刻，也有賺錢的價值；於是他們家裏，便能有相當的舒適了。

一八四一年，羅撒波聶十九歲的時候，才起始把她的畫圖送到藝術館展覽會裏去。她先送去兩張，一是『山羊和綿羊』一是『兔子吃紅蘿蔔』。第二年她送了三張動物畫去；又過兩年，那藝術館的牆上，竟有十二張油畫是羅撒的創作；並且同

她父親，兄弟的掛在一處。如今巴黎城全知道那裏有一位爲少數人所知，而滿有才，隱居在一間破舊技術室裏的女畫家；不但巴黎全城如此，全藝術界亦皆如是。他們原先不知道這一家人中，有一位與世界最著名動物畫家，處於同等地位。羅撒波聶初次在一八四九年，念七歲時因『敢達爾的牛』一畫得獎後，方逐漸著名。從那時起直到一八九九年，逝世時，她的技術與聲名皆未稍有動搖。她最聞名於世的著作是『良馬』一畫，因凡是攝影家，或雕刻家，幾乎都知道牠這畫的原本，如今還掛在紐約城都會的博物院裏。

羅撒波聶，除了繪畫以外，又是很談諧的著作家；她常用筆墨形容自己本身，以及週圍的事。因她偉大的成績，使得她能與許多各地有名望的人往來。一八六〇年，羅撒波聶與友人米加夫人，米迦小姐合買了一所很美好，五百年前的古屋，作爲別墅。方大里布婁 Fontainebleau 幽美的樹林很是著名，因爲有許多藝術家寄住在那裏；不過全林四萬畝地中，沒有一塊再比羅撒波聶的產業拜 Bv 更出名的

。她在那裏很幽靜地住了四十年；除了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之外——（從一八七〇年，九月，十五日起，到一八七一年，正月二十八日——）可說是平安舒適的日子。其間最慘痛的時期，莫過於巴黎城被圍困的時間——就是從一八七〇年，九月十五號至一八七一年，正月二十八號；三月十八簽了和約以後，維爾賽的法國政府與巴黎的暴動份子，又生衝突。巴黎城被圍困的時候，羅撒的妹子朱力厄特與姑母，亦在內被圍，與她同父異母的兄弟澤門，當時已投入前線作戰，方大里布婁的四近皆是戰區；她那時雖已是四十八歲的人，好在她那男性的原素永久未曾丟棄，為此她能忍受當時環境所予的焦急。她的友人們，怕她有暴動的行為，引起拜城四村仇人的報復。他們竭力勸她不要加入義勇軍團作領袖去參戰。但她卻加入自衛軍，肩上扛着鎗與男子們一同受軍事訓練。巴黎城被圍困之際，羅撒雖心有餘，但力不足去幫助在城中的親朋戚友；可是到了開城的一天，她送許許多多食物，以及手中所有的現錢給城中的親友們。據她看來，法兵的敗戰是不能信的事；好在當戰爭恐



怖的時期，她有一件無盡的安慰：就是在槍林彈雨之下，她雖將家中所有的珍物裝儲起來，却將畫刷留在外面，並且沒有一天她不繪畫。

如今到拜城去參觀沙托 Chateau 村的人們，都希望能看見那四十年來，住在

裏面的人的靈。羅撒波聶的書房，迄今仍與她在世時佈置得一般無二。村中一般老人，照舊記得『那女扮男裝』，因她知道當地樹林四週的情景，動物，以及冬夏園中變換的層次。羅撒波聶可說是許多作夢想人中，而得實現的人。她三十歲前的生活，是埋在繪畫中消磨，當時也以繪畫成名；四十歲後，她便愛很自由地在野外游樂，可說她到老還是一片童心。在拜城她逐漸地成爲幽居的人，但對於先前的親朋戚友總是極熱誠地歡迎。她在自己牆垣之內，以及樹林的深處騎馬，趕車，或徒步旅行的時候，很舒適的穿着短褲子與畫家的襯衣。她頭髮雖已全白，可是仍舊如幼年時，一樣地梳裝，雙眼也永是現出青年的樂趣。對於滑稽話，羅撒波聶可說是永備的。她高興起來，便將畫室的傢具推開，自己在火爐上作餅，她那種神氣，真與她

二十歲時同兄弟以賽多爾，在巴黎研究室外騎馬時一般無二。

但如果羅撒波聶自己可愛的靈魂，如今能回到她素日所愛的樹林中來，我敢信她仍舊要將與她在拜城同住的動物，都得帶來。當時在方大里布婁牠們在池塘裏渴水的時候，羅撒常溜在牠們身上，她回家以後，就從記憶中，將牠們畫出來。鹿，羊，狗，以及她最愛的兔子，鳥都和她住在一塊兒，此外還有許多野獸。羅撒散步時，有一對猴子同伴，每逢爬上樹，只要聽她一喚，立刻就回到她那裏。另有一隻老兔子常爬上樓梯，在門頭上的窗外看牠主人修裝。無怪人都希奇羅撒波聶對於野獸與家禽的神密，如何能使這兩者泰然的住在一起，總沒有發生不相投的事；她甚至將一對小獅子放到園中任意跑動，也沒有什麼危險。羅撒對於這一切的獸類，有一種無限的愛心，並且也很專心地將牠們描畫出來。她說甯願同那些獸在一塊兒，比同她有些所遇見的人在一起好多了。

拜城的研究室中，如今掛着一張未完成的畫，是羅撒臨死時所畫的，畫中一羣

馬仍舊是像她臨危時一樣的站在樹陰下。

羅撒波聶，患了四天的病，便於一八九九年，五月二十五去世。臨終仍是帶着素來的孩子氣。一位曾在她未死前數星期見她的人說：『她雖是七十七歲，她告訴我她身體力量的回復，她要繼續工作的慾望，以及她如何的快樂。與她談話之後，使我精神百倍的！』

安娜豪厄德簫

(Anna Howard Shaw)

年方四歲，安娜就成爲女界中的先驅者。她一生都是試行新的途徑，並永是具一種興高彩烈的神氣。她記憶中最早的冒險事，是被翻騰的大浪將她捲去。那時在一隻船邊上，母親，帶着弟兄姊妹七人，安娜排行第五，動身到新國去。在奇異的大西洋的那一面，（美國的岸上），安娜的父親企望着長途跋涉的家眷們能快到。從那時以後，很需有由蘇格蘭前人與英格蘭祖先所遺傳下的勇氣。因爲將安娜沖擊的大浪，直向船身猛沖，桅桿損毀以後，那船只得將五百個僑民連同船身，一併拖回琴茲吞 Queenstown。簫家素來貧苦，既無錢上岸投宿，於是不得不留宿在船上，直等船修好以後，再開向前行。這一次路程，却很順利。當時安娜雖是年幼，但她總是很神氣，很和愛的，因此她竟成爲水手們的小朋友；他們常給她很黏的黑糖，放在口袋裏，又教她唱水手們的詩，她永是牢牢地記着：

“Haul on the bow-line,

Kitty is my darling,

Haul on the bow-line

The bow-line . . . haul !”

籬家既到新大陸之後，便先在馬薩諸塞城的新裴德福 (New Bedford) 居住，過了不久，又搬到羅凌士 Lawrence 城住了七年。籬家雖是貧寒，却未因此而不得進優良的學校，其實安娜的父親是位有高尙學問的人，並與一般有價值的人交往。在羅凌士靜住了幾年以後，一八五九年，忽然有一天又有一位要冒險到人所不知的地方去。原來托馬斯籬，雖自知是適於家內生活，少知外面事務以及農事的人，竟定意同他大兒子詹姆斯，到密執安 Michigan 的荒林去住家。將詹姆斯丟在那裏等他母親和家中的幾個小的，托馬斯自己又回到羅凌士與兩個兒子同住了十八個月，不過每逢有錢他總寄到密執安去。

出發到密執安時，厄拉涅 Eleanor 十四歲，安娜十二，馬利十歲，亨利八歲。詹姆斯借了一輛大車，在 Grand Rapids 迎接他們，車子裏裝滿了被褥與家具。孩子們輪流着步行。詹姆斯在馬前邊走，他們走了七天，雖是路上不舒服，但到了目的地，更使他們可怕。只見樹林裏沒有道路，房子不過是座架子。窗，門，傢具一概都沒有！簫師母見這光景，當時就人事不省的倒下地了！

十二歲的安娜永沒有忘了那第一天夜晚的恐怖，貓頭鷹的大叫，豺狼的咆哮，孩子們的嗚咽聲——以及最可怕的是母親因失望過度，而人事不省。安娜睡在草床上，細細地尋思如何應付新生活。但以後她知道這荒林的存在，是很有益於健康，並於她這十二歲的姑娘也極有興趣。她家裏沒有一個怕作事的人，於是他們大家分工合作。簫師母因體質素弱，只好担任縫紉的事。其餘的人如厄拉涅與馬利，便照料家務，安娜很愛到外面與兄弟們作工。不過這一切未開始以先，必得將家中的事作完結。買好木料，家中好似木匠店一樣的，安娜也幫着鋸木頭，釘木板。不久，

地板也有了，窗門也上好，並且還作了好些需用的傢具。至於食物，倒不成問題。下種的時期雖是已過，但那裏有許多野菜子，例如洋莓，薦莓，李子皆有。不但有魚可釣，也有許多野味。不過要吃玉米粉，就非跑二十哩路便買不着。有一勇敢信差每月來一次。那裏雖有豺狼的咆哮，酒醉印第安人的滋擾，而戶外生活，使簫家的人都很有身強力旺，另有一種自然的快樂。

當地沒有學校，簫家的孩子們，祇得把舊有的書本溫習一遍。末後簫先生回來與他們同住的時候，帶了許多新書給孩子們閱讀。每逢天氣險惡的時候，安娜便躺在火旁，閱讀糊在牆上的新聞紙。天氣晴朗的時候，她很消閒地到戶外去預備自己的前程。有時安娜跑到遠處殘株斷樁上去，向鳥與松鼠高聲演說。十五歲，安娜即為學校教員的倡首人。她有十四個野孩子作學生，除了輪流着在學生家膳宿，每星期還有二元的薪俸。

美國內戰將安娜的父親，兄弟都招入軍隊作戰；戰事完畢以後，安娜又有件投

機的事——這一次可不是屬乎深林荒山，乃是教育事業。她到已嫁的姊姊家去住，在那裏便入了當地的中學，名叫 (Grand Rapids High School)。在校中某天聽過一位著名的婦女講道以後，使安娜重新提起往昔向着鳥與樹林演說的志趣。她立刻便想冒險去採用這條新途徑。當時她便定意成爲一位牧師。因這原故，她受了家庭中多年的反對，多年的貧困，但是至終她進入波士敦神學院，居然能由饑寒貧困中掙扎出來，成爲一個勝利的人。曾經有一星期很困難的，她到一禮拜堂去領奮興會，每天不但步行到那裏，並且只以幾塊餅乾充饑，因爲身邊無錢。領完奮興會以後，牧師雖滿心地欣賞她所說的，卻對她說，沒有錢可以付她。安娜下了講臺，幾乎昏厥，幸有一位老太太，兩手抱住她。這老太太遞了五元一張的鈔票給安娜，表示感謝安娜領她的孫子作基督徒。

凶狠的餓狼，漸漸地被逐而遠離安娜，好像當初密執安的狼被一羣孩子們趕走一樣。安娜如今雖是一位年幼的傳道者，而實際上卻與四歲時的安娜得船上水手



的歡喜一樣。安娜既完畢神學課程，第一次暑假便放任的消遣。原來有位朋友遺下一筆款子給她，她使用牠作爲游歐三月的旅費。在歐洲她不但遇見許多有趣的人，並嘗了不少有趣的經驗。經驗中有一件事使她回想到幼年時同水手們在美國海邊時的情形。熱那亞的海邊，停了一隻船，名叫『福音船』。船上的牧師希望能從游覽的人中，請一位牧師爲下星期日講道，便有人告訴他說，『簫博士』下星期定來主領。當時這位牧師和船上一切的人，作夢也想不到這『簫博士』是位婦女。等安娜登台的那一天，牧師急得驚慌失措，水手們皆現出仇視的樣子，幾乎有阻止她開口的舉動。牧師介紹所說的，大都是抱愧，抗議的話，於安娜絲毫幫助也沒有。安娜向前一看，都是氣憤填胸的神氣。她靜靜地把他們看了一會，於是從台上走近聽衆，向着一位縐着眉頭的說：

『我如今離家很遠，我很想家，同時我也看出你們中間也是有許多人想家，因此今日所要講的題目是「想家的人有福了，因爲他們必得回家。」』